

刘金柱 | 主编

顾随中国古典诗文讲录 04

顾随 讲唐宋诗 下

叶嘉莹一笔记 | 高献红 顾之京一整理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顾随中国古典诗文讲录（珍藏版）

顾随讲唐宋诗 下

叶嘉莹 | 笔记
高献红 | 顾之京 | 整理
刘金柱 | 主编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宋诗说略	001
------	-----

简斋简论	022
------	-----

真实诗人陆放翁	037
---------	-----

古代不受禅佛影响的六大诗人	060
---------------	-----

知·觉·情·思	069
---------	-----

欣赏·记录·理想	086
----------	-----

漫议 S 氏论中国诗	096
漫议 N、K 二氏之论诗	107
杂谭诗境	111
一、神秘与玄妙	112
二、恐怖	120
三、伤感	122
四、穷愁与愤恨	126
杂谭诗之特质	129
一、格物与物格	131
二、馀裕与韵味	143
三、言中之物与物外之言	149
四、动与静	153
五、气·格·韵	155

杂谭诗人之修养	159
一、诗人本身须是诗	160
二、诗人之五种习气	165
三、读禅与学诗	177
四、尊物与多情	182
 杂谭诗之创作	 187
一、世法与诗法	188
二、心物与因缘	197
三、创新与冒险	200
四、五古须酝酿	204
五、长诗须铺张	208
六、词语之“返老还童”	212
七、双声叠韵	215
八、山岳式与波浪式	218
九、作诗与读诗	220

宋诗说略

古人说“文以载道”“诗言志”，故学道者看不起学文者（程伊川^①以为学文者为玩物丧志），学诗者又谓学道者为假道学——二者势同水火，这是错误。若道之出发点为思想，若诗之出发点为情感，则此二者正如鸟之两翅不可偏废。天下岂有有思想而无情感的人或有情感而无思想的人？二者相轻是

① 程伊川：即程颐。程颐（1033—1107），北宋理学家，字正叔，洛阳（今属河南）人，世称伊川先生。与其兄程颢合称“二程”，二人著作由后人编为《二程全书》。

“我执”，“我执”太深。人既有思想与情感，其无论表现于道或表现于文，皆相济而不相害。

学道者贵在思多情少，即以理智压倒情感，此似与诗异。然而不然。《论语》开首曰：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学而》）

曰“说”曰“乐”，岂非情感？《论语·雍也》又曰：

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述而》则又曰：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此曰“乐”，非情感而何？佛经多以“如是我闻”开首，结尾则多有“欢喜奉行”四字，不管听者为人或非人，不管道行深浅，听者无不欢喜，无不奉行。“信”是理智，是意志，非纯粹情感。然“信”必出于“欢喜”，欢喜则为情感。可见道不能离情感。

理，即哲学（人生），本于经验、感觉。如此说理满可以；若其说理为传统的、教训的、批评的，则不可。要紧的是表现而不是说明。老杜《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五：

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

不是说理，而其所写在于“哀鸣思战斗”的人生哲学。人在社会上生活，是战士，然人生哲学不是教训、批评。至表现，则必须借景与情。如此可知唐人说理与宋人不同；且有的宋人说理并不深，并不真，只是传统的。

诗人达到最高境界是哲人，哲人达到最高境界是诗人，即因哲理与诗情最高境界是一。好诗有很严肃的哲理，如魏武、渊明，“譬如朝露”“人生几何”（曹操《短歌行》）等，宋人作诗一味讲道理，道理可讲，惟所讲不可浮浅；若严肃深刻，诗尽可讲道理，讲哲理，诗情与哲理通。

常人皆以为唐人诗是自然，是情感，宋人诗是不自然，是思想。若果然，则何重彼而轻此？唐人情浓而感觉锐敏。说唐人诗首推李、杜，而人不甚明白李白乃纨绔子弟，云来雾去；老杜则任感情冲动，简直不知如何去生活，其情感不论如何真实，感觉不论如何锐敏，总是“单翅”。

唐人重感，宋人重观，一属于情，一属于理智。宋人重观察，观察是理智的。简斋有句：

蛛丝闪夕霁，随处有诗情。

（《春雨》）

陆机《文赋》有言曰：“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托言”，寄托言辞；“短韵”，短篇言辞；“穷迹”，简单之事；“孤兴”，孤单站立；“寂寞”，言写得细小；“无友”，言写得不够广泛深刻。陈与义“蛛丝闪夕霁，随处有诗情”，真是这种“寂寞而无友”的诗句。晚唐诗人贾岛^①之“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送无可上人》）亦是如此。贾岛很喜欢自己这两句诗，说这是“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题诗后》）。像这样的诗即是“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如果“短韵”“穷迹”，写得真是细致、深刻也行，而这都是细小、狭隘、简单、枯干，不值得一写的，只是二三流的诗人才好如此！

此诗即从观来，是理智。若其：

谈馀日亭午，树影一时正。

① 贾岛（779—843）：唐代诗人，字阆仙，范阳（治今河北涿州）人。创作追求苦吟，诗风清奇僻苦，有《长江集》。

.....

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

(《夏日集葆真池上》)

此则更是理智者矣，似不能与前“蛛丝”二句并论，盖“蛛丝”二句似感。而余以为“蛛丝”二句，仍为观而非感。必若老杜：

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

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

(《倦夜》)

此四句，始为感。“暗飞萤自照”，似观而实是感；“蛛丝闪夕霏”句太清楚，凡清楚的皆出于观。“暗飞”句则是一种憧憬，近于梦，此必定是感，似醉，是模糊，而不是不清楚。

老杜诗有点“浑得”，而力量真厚、真重、真大，压得住。后人不成，则真“浑得”矣。正如老

姬为独子病许愿，是迷信，而人不敢非笑之，且不得不表同情，即其心之厚、重、大，有以感人。老杜之诚即如此，诚于中而形于外。吾人尽管比老杜聪明，但无其伟大。“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四句厚、重、大，不“浑得”。

宋人作诗必此诗，唐人则有一种梦似的模糊。宋人诗有轮廓，以内是诗，以外非诗。唐人诗则系“变化于鬼神”，非轮廓所可限制。可见诗内非不容纳思想。

宋初“西昆体”，有《西昆酬唱集》，内有杨亿^①、刘筠^②、钱惟演^③等十七人。说者谓“西昆”完全继承晚唐作风。晚唐诗感觉锐敏而带有疲倦情

① 杨亿（974—1020）：北宋诗人，字大年，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有《武夷新集》。

② 刘筠（971—1031）：北宋诗人，字子仪，大名（今属河北）人。有《册府应言》《荣遇》《禁林》等集。

③ 钱惟演（977—1034）：北宋诗人，字希圣，临安（今浙江杭州）人。著述颇丰，今多散佚。

调，与西洋唯美派、颓废派（decadent）颇相似。诗有“思”（思想）、“觉”（感觉）、“情”（情感）（此三点，俟后详言）。晚唐只是感觉发达，而“西昆”所继承并非此点。感觉是个人的，而同时也是共同的，不能太特别，又不能太通俗。有感觉即使不能成为伟大作家，至少可以成功。宋人并非个个麻木，惟“西昆”感觉不是自己的，而是晚唐的，只此一点，便失去了诗人创造资格。

传统力量甚大，然凡成功的作家皆是打破传统而创立自己面目者。退之学工部，然尚有自己的“玩意儿”在。韩致尧学义山，虽小，但不可抹杀。不过西昆体亦尚有可得意之一点，即修辞上的功夫。于是宋以后诗人几无人能跳出文学修辞范围。后人诗思想、感情都是前人的，然尚能像诗，即因其文学修辞尚有功夫。

西昆体修辞上最显著一点即使事用典。（用典最宜于应酬文字。）此固然自晚唐来，而晚唐用故实乃用为譬喻工具，所写则仍为自己感觉。至宋初西昆

体而不然，只是一种巧合，没有意义，虽亦可算作譬喻，然绝非象征，只是外表上相似，玩字。故西昆诗用典只是文字障，及至好容易把“皮”啃下，到“馅”也没什么。（余作诗用典有二原因：一即才短，二即偷懒。）西昆体并没有什么新建设，不读它诗无损。

仁宗初年盖宋最太平时期，当时有二作家，即苏舜钦子美^①、梅尧臣圣俞^②。欧阳修甚推崇此二人，盖因欧感到“西昆”之腐烂。梅、苏二人开始不作“西昆”之诗，此为“生”，然可惜非生气（朝气），而为生硬。同时，苏、梅生硬之风气亦如西昆之使事然，成为宋诗传统特色。宋诗之生硬盖矫枉过正。苏、梅二人开宋诗先河，在诗史上不可忽略，然研究宋诗可不必读。

① 苏舜钦（1008—1049）：北宋诗人，字子美，绵州盐泉（今四川绵阳）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坚人物，与梅尧臣合称“苏梅”，有《苏学士文集》。

② 梅尧臣（1002—1060）：北宋诗人，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因宣城古名宛陵，世称宛陵先生。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坚人物，与苏舜钦合称“苏梅”，有《宛陵先生文集》。

此为宋诗萌芽时期。

至宋诗发育期，则有欧阳修。欧在宋文学史上为一重镇，其古文改骈为散，颇似唐之退之，名复古，实革新。欧阳修文章学韩退之，但又非退之。桐城派^①以为韩属阳刚，欧属阴柔，^②是也。欧散文树立下宋散文基础，连小型笔记《归田录》皆写得很好。后之写笔者盖皆受其影响，比韩退之在唐更甚。此并非其诗文成就更大，乃因其官大。

欧文不似韩而好，诗学韩，似而不好，其缺点乃以文为诗。此自退之、工部已然，至欧更显，尤

① 桐城派：清代散文流派之一，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为安徽桐城人，故名。桐城派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

② 姚鼐《复鲁絜非书》：“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宋朝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曾国藩《圣哲画像记》：“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隳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其在古诗。故宋人律、绝尚有佳作，古诗则佳者颇少，即因其为诗的散文，有韵的散文。此在宋亦成为风气。欧氏作有《庐山高》，自以为非李太白不能为也^①——人自负能增加生活勇气，然亦须反省——可是太白诗真不像欧。

欧后有王安石。苏东坡见其词谓为“野狐精”。^②实际观之，诗、文、词、字皆野狐精，然足以代表其个性。虽缺乏共同性，不过真了不起。俗语曰：反常为贵。而又曰：反常为妖。一人在某行做事多年，不带习气，这人必有特殊之处。（点道之见。）美人无脂粉气，高僧无蔬笋气（或曰酸稻

① 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前辈诗文，各有平生自得意处，不过数篇，然他人未必能尽知也。毗陵正素处士张子厚善书，余尝于其家见欧阳文忠子棐以乌丝栏绢一轴，求子厚书文忠《明妃曲》两篇，《庐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日，未尝矜大所为文，一日被酒，语棐曰：‘吾《庐山高》，今人莫能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惟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惟我能之也。’”

② 《历代诗馀》引《古今词话》语：“金陵怀古，诸公寄调于《桂枝香》者，凡三十馀家，惟介甫为绝唱。东坡见之，叹曰：‘此老乃野狐精也！’”所谓野狐精，盖指其人之言行做派虽非正宗，但十分精灵。

气)，这样反常是矛盾的调和，生活艺术的成功。

元遗山《论诗三十首》（其廿二）有云：

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

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

至苏、黄，宋诗是完成了，而并非成熟，与晚唐之诗不同。

凡是对后来发生影响的诗人，是功首亦罪之魁。神是人格最完美的，人是有短处、劣点的，惟其长处、美处足以遮盖之耳。然此又不易学，创始者是功首也是罪魁，法久弊生。

宋之苏、黄似唐之李、杜而又绝不同。苏什么都会，而人评之曰：凡事俱不肯着力。“问君无乃求之欤，答我不然聊尔耳。”（苏轼《送颜复兼寄王巩》）人之发展无止境，而人之才力有限制。余以为苏东坡未尝不用力，而是到彼即尽，没办法。

东坡有《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